

回家的路

□ 寇子

乡重点初中离我家五六里地。它是一颗耀眼的明珠，十里八村的家长、孩子全都馋得双眼放光。谁考进去就不仅是全家的荣光，全村人都向他和他的家人竖起大拇指，非常羡慕却毫不掩饰嫉妒的成分。

可是，9月1日开学，一路进校园，一坐进一（2）班教室，我像被关进了牢笼，一心一意想要挣脱乡重点初中这个捆绑我的枷锁。它唯一得骄傲无比，但我的家独一无二更唯一，叫我想啊想，上课下课，吃饭睡觉，写作业上自习，无时无刻不想，想得埋哭鼻子！

我家在寨里。高高的土寨曲里拐弯儿，把小村人环抱在它坚实的胸怀。东边的寨门连着长长的河堤，长长的河堤延伸着小村人的脚步和脚下的路。

寨里要啥有啥。春风一吹，土寨上面的花呀，草呀，像被掀起耳朵的小孩儿，一个比一个精神。浅绿，深绿，花骨朵，花朵，在春姑娘的欢声笑语里可劲儿地变换颜色，变换花样。我和前后左右邻居的孩子们，每天放学就喊着一齐爬到寨上，疯跑一圈又一圈，像河里的冰凌顺着河水哗啦啦地边跑边笑边打闹，直到听见母亲悠长的呼唤“喝汤啦”，才急急火火跑回家。

夏天的太阳火辣辣。晌午头儿的蝉声都显得少气无力，吱——吱——声声催人困。那是在催促下地

干活儿的大人们：歇歇晌吧，歇会儿下午接着去地里干活儿。小孩儿在那个时候是漏网之鱼——没人管，多自在！我常常和小红、小强、小霞几个比我大比我小的伙伴约好，在我家东门的大杏树下集合。杏树下是父亲每天早上用大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一大块平地，平整得像奶奶纳的锅排。太阳光从叶子和躲藏在叶子身前身后的绿色小杏之中漏下来，明亮的斑斑点点在地面上跳跃、摇摆。我们几个席地而坐，挑冰糕棍儿，抓子儿，打扑克，尖叫声盖过蝉鸣，欢呼声掀起比庄稼地里冒出来的热浪还热烈的快乐。

“该上学了！”大人睡起来，我们的梦醒了。哪家的大人歇晌歇得时间长是要被邻居们笑话的：真懒，不知道好好拾掇庄稼，一家人吃啥？

秋天最懂我的心。我家院前院后的柿子树上的柿子由橙红到慢慢挑起火红的小灯笼，就该被全家人一篮子一篮子卸下来，收进红薯窖了。想吃就去窖里拿，撕开薄薄的皮儿，琢磨吸一口，凉，甜。轧井旁边的那棵枣树的枝条弯了腰，一嘟噜一嘟噜的枣，青的，红的，招摇着甜蜜的诱惑。奶奶对等不及的我说，最少等它的皮发白吃着才有枣味儿，红透了最甜。我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仰头瞅缀满枝头的枣，捡白皮、红皮、红白皮的，拿一根细长的木棍使劲一敲，枣落

下，纷纷，一如我蹦跳的欢乐。

冬天有零食吃。大多是奶奶亲手制作。关紧灶火的门，父亲用一个大大的树疙瘩生起一堆火，全家人一天不出门，围在一起烤火。奶奶喜欢在堆积的炭火里埋进红薯，时不时翻动；喜欢把玉米粒在火里炸成玉米花儿，雪白的玉米花像绽开的小小花朵，扔进嘴里嘎嘣脆，香气满嘴流淌；喜欢把粉条折成一炸多长的一小根儿，就着火去燎，粉条转瞬膨胀，变成白色，入口即化。最后是烧熟的红薯，剥开皮，香气袅袅，热气腾腾……

就在一个星期前，父亲和我一起出家门，沿着长长的河堤，穿过二三个小村，从家走到学校。他在学校大门口把我的手松开，把简单的行李交到我手上，把我一个人搁在了学校。

不见土寨，不见家，不见奶奶，不见父母姐弟，我像深秋里被忘在枝头的一颗枣或者一个柿子，满树只剩我一个，四顾茫茫。

班里60多个男生女生，他们叽叽喳喳，他们埋头“刷刷刷”写呀算呀，语文数学英语，历史地理生物，一堂课接一堂课，轮番登场。

我常默默偷看窗外桐树上那片比巴掌大的叶，看它在初秋的风里晃悠，在初秋的阳光下闪呀闪。

那天，我一直看着那片叶子由明亮渐渐变得昏黄。周五下午最后一节是语文课，老师洋洋洒洒讲了什么，我没顾上听。我在瞅那片比

巴掌大的叶子，我在等下课。回家的事儿一直在我心里脑海里徘徊复徘徊。

“下课！”这两个字如同一道命令，我第一个冲出了教室。

回家的路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出校门，拐上一条在庄稼地里蜿蜒的小路，穿过二三个小村庄，踏上河堤。走完这边的河堤，那边的河堤连着的就是寨里就是我的家。

我脚下生风，秋风轻拂我脸上背上的汗。我越走越快，太阳光却越来越弱，不知何时太阳无可救药地坠落不见了。

当走到我家种着黄豆的地头儿时，熟悉的河堤完完全全变了模样。不，是在漆黑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里，变得诡异无比。河堤右侧我家的黄豆地里那几个大大小小的土坟，平时一年四季在地里干活儿，它们就是伴儿。那一刻，它们一个个想要踏着青绿色的未成熟的一片黄豆的波浪，狞笑着冲我而来，抓我，咬我，掐我，打我……

紧贴河堤的小树、灌木、草丛是蚂蚱、蟋蟀的乐园，我常常在地里薅草的间隙，钻进去逮蚂蚱。可是，那一刻，它们一个个全成了妖魔鬼怪，张牙舞爪，面目狰狞，蠢蠢欲动，伺机而动，好像随时随地会扑将上来，卡我的脖子，撕我的肉，喝我的血……

我迟疑了。返回学校吗？不可能，我要回家。可眼前这段路该怎么过去？我紧攥的双手还在使劲地

紧攥再紧攥，所有的力气攥到了骨头里。我全身每一处紧绷紧缩，凝固，冷却，像拉满的弓，像家门口那块城口的大青石。

当无路可退，只有选择向前。

“快跑！”我告诉自己。可跑起来，那些妖魔鬼怪，那些踏浪来袭的“伴儿”，像一座座庞大无比的山，争先恐后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朝我压来，我本能地紧紧闭上了双眼。可是，闭上眼睛看不到路，我害怕跑到沟里。我只好放慢一点步子，悄悄掀开一点眼帘，趁机紧跑几步，但又真实真切地感觉黑黢黢青面獠牙的各种各样的妖怪，一个个跟在我的屁股后，疯狂撵我。撵上了，撵上了，眼看抓到了我的衣襟了！我脊梁骨发凉，头皮发麻，跑得恨不能飞起来……

时间停止了，仿佛世纪轮回般漫长，仿佛这段路没有了尽头，仿佛恐惧无法摆脱，仿佛够不着一丝丝希望。

“汪！汪！汪！”当听见小村里一声声嚣张的大吠，当眼前映出一扇扇窗户里透出的微黄的灯光，我瘫软成了一堆稀泥，浑身上下的是冷的……

“傻孩子，怕啥，世上哪有鬼，你是自己吓自己哟！”奶奶搂着我，擦着我满头的汗水，一家人又怜惜又惊喜地围着我。

从那以后，胆小的我勇敢了很多、很多。哪怕人生的路千回百转，怕啥？

总第一四三九期

春

秋

楼

卷五



一个人的清欢

□ 米娅

周末在家里做家务，不小心扭伤腿，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

老木说我动不了挺好的，每天那么辛苦，像个不知道休息的陀螺，这下就不得不休息了。

想想无法自由活动的日子，唯有怅然。接下来连正常的工作也不得不暂停，被动地接受第二天的休息。

这个夏季似乎格外炎热，窗外下起了小雨，阴雨消减了酷暑，带来暂时的清凉。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四周显得极其清静。想起来之前买的几本书还没有来得及读，便趁此机会找来读读。要么工作，要么读书，身体与灵魂总该有一个在路上。

找来几本余秋雨先生的书，其中两本是写给年轻读者导读类的书，把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，展开来分析介绍。这样的书适合于所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，这里所指的年轻读者应该不单指年龄，而应是在文化层面上的年轻人。

读书是精神上的游历，在书中既可以跟着作者穿越今古，又可以纵横宇宙，可以吟咏诗词歌赋的优美华丽，也可以沉思古典哲学的深邃内涵。

跟随余秋雨先生徜徉在文化的空间里，仿佛走进一座文化历史的博物馆，作者即为馆长，为我们讲解馆藏的宝物。在这里既有对某件宝物的详细讲解，也有对宝物历史背景的简单剖析；使读者既有登上巍峨的文化山峦时一览众山小的豁然开朗，也有在文化的峡谷里静听泉水细叮咚的欣然愉悦。在文化的殿堂里徜徉，可以使人暂时忘记周围的燥热与烦闷，于炎夏里寻得一处浓郁的阴凉。

心头的怅然渐渐消失，换来的是一个人独处时的清欢。

可惜我们平日里为太多日常琐事忙碌，淹没了本该属于我们的清净和快乐，琐事的忙碌也需要断舍离，让自己从烦琐的日常里解脱出来。

关于生活琐事的处理，余秋雨和夫人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。

余秋雨的夫人马兰非常喜爱洁净的生活空间，常常坚持自己做家务打扫卫生。有一次因为马兰在家里打扫卫生影响到了余秋雨写作，余秋雨便告诉她，“尘世，尘世，这个世界就是布满了灰尘的，我们就生活在尘世间，又何必为灰尘所困扰？我们要学会与灰尘共存。”马兰听了便觉悟。

文学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的对话既富有诗意又极具说服力，从这个故事里我也得到领悟，而不再为无谓的琐事牺牲宝贵的时光。

一个人的清欢也是在群体活动中所无法体验的，为了顾及家人的感受，你可能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安排午餐，同时还会受到家人制造的噪声影响，而无法专注于一件事情。

“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，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。”群体的力量纵然无法由一个人来实现，而一个人独处的清欢也是一群人所无法享受到的。

一个人的清欢，是清淡的欢愉，是喧嚣后的沉思，是自我的沉淀。

生活中的我们不妨放一放匆忙的脚步，给自己一点时间、一点空间，在孤独中静修，在沉淀的时光里，细细体会一个人的清欢韵味。

夜游春秋楼

□ 陈颢

周末，趁着夜色带着孩子到户外走走。来到了春秋广场，看到春秋楼前面有一群演奏古筝的孩子。

孩子们背后就是春秋楼景区的大门，不少游客跨进门里游玩。原来春秋楼开启了夜游模式。于是，我也带着孩子买票进入春秋楼。夜色中的春秋楼，当然不如白天看得清楚。半空传来的风铃声、黄晕的照明灯光，还有空旷天空的一轮圆月，不由让人感慨，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。

春秋楼古建筑群，始建于元代，历经元、明、清三代多次修葺。春秋楼最后一次修建是在1995年，在这之前，也有一个院子，院内有雕像，门前是文庙前街，是刻墓碑的一条街。小时候跟着妈妈去附近串门，晚上回来时经过文庙前街，到处是叮叮咚咚的刻墓碑声音。

如今，春秋楼的院墙把热闹和宁静分隔开来，首先看到的是有关公雕像的外院，关公披着绿袍在读《春秋》。关公夜

读，我们夜游，这大概也是一种穿越古今的默契吧。

绕过第一个殿向里走，听到一阵喧闹声。两座大殿之间的空地上，正在放映电影。大概十几个大人和孩子席地而坐，认真观赏。屏幕上播放着《中国机长》，“中国机长”是现代的英雄。关公是千年前的英雄，是正义的化身，他的侠肝义胆被代代传诵。

继续向前走是大殿，里面的关公雕像15米高，据说足亚洲最大的关公像。我们顺着台阶而上，殿前一片空旷的场地，抬头就是一轮明月，昏黄的灯光和月光混在一起，仿佛把时光也揉成一团。远望，眼前是春秋广场上的热闹非凡，近看，身后正是威严的大殿。

大殿两侧还有方印和青龙刀，晚上看不真切。坐在亭子里吹吹夜风、听听屋檐下风铃的声音，感受难得的宁静。

如果你在白天去过春秋楼，那么夜晚的春秋楼也值得一逛——清幽静谧，心旷神怡。古迹是一本书，何时都可以前往品一品。

□ 田迎旗

时光荏苒，岁月匆匆，不知不觉间已到了退休的年龄。曾几何时，期待着能早日回归自由、放飞心情，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去安享晚年、寻味童年的欢乐，但实际到了退休的时候又于心不忍，舍不得离开这个团结务实的集体，更离不开朝夕相处、情同手足的同事。

我在职时曾为不少人办理过退休手续，但对他们的感受关心得不多。这次轮到了我，终于为职业生涯画上句号，即将开启自己全新的生活。此时此刻我心里不知是依恋、是茫然、是喜还是忧。

平时的工作中，雪片般的文件、资料、领导讲话接踵而来，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，以及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时时刻让自己绷紧每一根神经。忙碌了一天，当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，还要考虑着第二天的工作，研判着某个事件将如何发展等。周末或节假日，依然24小时保持通信畅通，保证随时随到。

记得那年入秋，天气渐渐转凉，在省城读大学的女儿又一次打来电话说：“爸，学校的寝室里唯有我还是入学时那套单薄的被褥，晚上冷得睡不着觉，每当下午我都在犯愁晚上怎么度过。”听着电话里女儿委屈的话语，不禁一阵心酸，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。周五那天，我特意把手头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就绪，第二天一

早，我心存侥幸地驱车赶往学校，一路上暗暗祈祷着这个周末不再有什么临时任务。走进校园，当我帮女儿铺好被褥回到车上，发现手机上有了17个未接来电，顿时我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，在阵阵心悸中把电话回拨了过去。最后我得到的消息是当天上午市政府临时决定要召开全市紧急会议，市政府主要领导要听取我的专题汇报。挂断了电话，我飞快地赶回了单位，当我火急火燎地走进会议室，发现会场里所有目光都盯着我，我内心顿时充满了羞愧和歉疚。当时领导并没有用激烈的言辞批评我，只是要我会后进行深刻反省。

就这样年复一年，仿佛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时刻担心头上的紧箍会随时发威。亲朋好友之间走动少了，似乎也产生了距离，见了面不约而同的一句话就是还是那么忙吗？寒暄中带着几分风趣和同情。

人活一世要过得起自己，走过的路，做过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学会吃亏，懂得感恩，干干净净做人，公公道道做事。只有本书人活得才有尊严，才能让人尊重，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宽。这是小时候

退休感悟

父亲经常对我说的一段话。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，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孕育着责任。刚刚参加工作时是在基层单位，那时接触最多的是农民，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的勤劳与纯朴。那些年我的工作任务是负责乡镇的农资分配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，化肥、种子、农用柴油都是紧俏物资，是农民的命根子。在物资分配过程中，为了充分体现公正、平等、合理，杜绝跑冒滴漏和“走小路”现象，虽然经历挫折、饱受委屈，但我学会了如何坚持原则、维护大局、用信念和责任默默坚守。

在新闻单位工作期间，由于熟人多，接触面广，加之热心肠，经常会有人在就业、民事纠纷等方面寻求帮助。无论是远亲近邻还是同学朋友，只要是不违背政策原则，我都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。工作中，凡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总是“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”，对一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敢于直面抨击。坚守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信仰和追求，我深入一线采风，坚持练，学会吃亏，懂得感恩，干干净净把弄虚作假、危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及时曝光。在调离这个单位时，一位领导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，推心置腹地和我谈了很久，最后他



汝河唱晚 刘喜芳摄

需要制动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，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几十年来由于忙于公务，很少有机会游山玩水。如今有了时间自由，为了把从前失去的重新找回来，计划和朋友走出去畅游祖国的山山水水，与高山拥抱、与大河对话，在大自然中陶冶自己、享受自然之美。

助人为乐是我永远不变的追求，退休后将继续坚持几十年来来的信念，包容的心，学会了如何认识社会，完善自我，与同志、与朋友坦诚相待，吸收和传递正能量。如今当我走在大街上，仍不时传来热情的招呼声：“退休后能适应吗？家中有什么困难、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”路边短暂的交流中嘘寒问暖、无微不至。每逢节假日或周末，时常会有人登门拜访，也有人电话相约小酌一杯共叙友情。

40年的风雨历程让脸上多了几分沧桑，心中多了几分平和，蓦然回首，最大的收获是经历了无数次挫折与失败后逐步学会了总结自己、善待他人，成就了一颗知足、感恩、包容的心，学会了如何认识社会，完善自我，与同志、与朋友坦诚相待，吸收和传递正能量。如今当我走在大街上，仍不时传来热情的招呼声：“退休后能适应吗？家中有什么困难、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”路边短暂的交流中嘘寒问暖、无微不至。每逢节假日或周末，时常会有人登门拜访，也有人电话相约小酌一杯共叙友情。

退休的生活依然和平时一样，与同志、与朋友亲密无间，人走茶未凉，离岗不失落，这份温暖的回报源自于平时对事业的一贯忠诚，对同志、对朋友、对社会的那份责任，源自于几十年来对这份信念的坚守。